

新疆是个好地方

牵着心海的 湖岸线

任茂谷
◎ 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一带一路”大型系列丛书

总策划 戴佩丽

主 编 孙春光 副主编 马庭英



民族大学出版社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一带一路”大型系列丛书

总策划 戴佩丽
主 编 孙春光 副主编 马庭英

任茂谷◎著

新疆是个好地方 牵着心海的 湖岸线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牵着心海的湖岸线 / 任茂谷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9. 2

(“一带一路”大型系列丛书. 新疆是个好地方)

ISBN 978-7-5660-1639-3

I. ①牵… II. ①任…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8543 号

牵着心海的湖岸线

著 者 任茂谷

责任编辑 戴佩丽

责任校对 胡菁瑶 肖俊俊 杜星宇

封面设计 舒刚卫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75

字 数 207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639-3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 任茂谷，中国作协会员，中国金融作协理事、农业银行作协理事，鲁迅文学院第32期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艺术报》《清明》《山西文学》《西部》《金融文坛》等发表文学作品近两百万字。《心在横渡》获新疆第五届天山文艺奖散文奖，中篇小说《牛市深套》获第三届中国金融文学奖。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 2018~076



前

言

“一带一路”倡议中，新疆定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并以日益凸显的区位优势 and 辐射效应，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逐步衔接。

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各族群众中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文化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稳定红利持续释放，文化创新呈现快速增长。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高瞻远瞩、英明睿智，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新疆形势就能朝着全面稳定的方向发展、就能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新疆经济就一定能够贯彻好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的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新疆地区走向现代化、融入现代化潮流、发展现代文化的一次新机遇。在这一背景下，《一带一路大型文化系列丛书——新疆是个好地方》出版项目正式推出，其目的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为推进新疆稳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丛书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正确文化导向，团结、稳定、



鼓劲，弘扬正能量；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使文学作品服务大局，形成文化艺术的强大合力。丛书作品内容注重创新意识、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切实提高文学作品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坚持“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丛书的出版发行，将对发展新疆区域文化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基于此，我们遴选了疆内的数十位知名作家，通过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小说等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反映新疆现代文化发展，展示各民族同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逐步形成的进步、文明、开放、包容、科学的理念，讴歌各民族同胞团结互助的精神风貌和浓厚氛围，进一步增强各民族同胞之间的认同感，更好地维护新疆地区的长久稳定和繁荣助一臂之力。丛书视角独特、文字量浩繁、信息量巨大，让新疆人民可以真正全面地知道自己，让疆外的读者可以全面地认知新疆，也让世界客观地了解新疆、了解中国。

丛书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审读处、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使得这部丛书得以顺利出版。

编 者



文学是我命运的回归

（代序）

我从小爱幻想，爱做梦，只要闭上眼睛就做梦，想着事，就可能直接进入梦中。有时做几层梦，一层醒了还有一层，真醒了，似乎还在梦中。梦与现实相连，一直半梦半醒。听过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幻想自己是故事中人。到了一定年龄，自然就做起了文学梦。

中学时读到一本残破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书里的英雄神话深深吸引，幻想能做古希腊哲学家式的超人。既是体魄强健的思想家，又是智慧超常的英雄。空有幻想，没有强于同龄人的聪明，还有先天性的肺气肿加肠胃孱弱，经常气喘咳嗽，嘴唇发紫。小时候说话很晚，三虚岁才学语。隐约记得人们笑话我是哑巴，医学上称“言语迟缓”。母亲说：“贵人语迟，大器晚成”。再大一点，全家用《家用玉匣记》里的办法称命。我的命最轻，只有二两多。这并不能让我减少幻想，反而与命运对着干。偏不认命。以不可为而为之的蛮劲，证明自己，干各种危险的事情。受伤无数，但未危及生命，还从中找到平常少有的乐趣，进而助长了喜欢冒险的天性。

我们公社所在地有一位老拳师，数九天在冰窟窿里耍水，穿短裤背心跑步。那时不懂冬泳，只知道那是仙道奇人的做法。每年“六一”儿童节，他给我们表演瞄子流星。我非常崇拜他，没有事也瞎练。再大



几岁，求村里的石匠哥打了一只四十多斤的石锁，经常练得浑身青紫。20世纪80年代，全国武术热，我和几个同学订了各种武术书刊。看图学艺，互为师傅，比划了好多年。

少年时，常常躺在庄稼林里，迷着眼，看绿叶间射入的太阳星光。幻想缪斯之神出现，给我诗的启迪。躺半天，似乎真有灵感附身的感觉，写起了诗歌，即兴编唱秧歌。秧歌是我家乡的地方文化，现在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正月闹秧歌，伞头即歌手，举一把花伞，几十秒之内即兴编唱四句式的押韵秧歌，幽默智慧，引人发笑，余味悠长。家乡还流行许多民歌。我就模仿一切像诗的文字排列形式，写个不停。

身体孱弱，才貌平平，笨嘴拙舌，却内心冲动，不着边际地幻想。如果不是赶上恢复高考的好运气，我的命运也就是跟着父亲放羊，长大娶妻生子，儿子养大继续放羊。享有的文化生活，最多是放羊时，唱一些心痒事不成的酸曲子。就算跟头辫子考上中专，不过是毕业当个干部，娶个非农户媳妇，生个带城市户口的孩子罢了。所以毕业分配时，毫不犹豫报了回本县工作。

恰在此时，命运给出了一次更加重大的选择。我得到了新疆引进大中专毕业生的消息。那份对年轻人极具鼓动性的宣传材料，一下子就激起我对远走人生的渴望。那时信息还很闭塞。在家乡亲人看来，去遥远神秘的新疆，简直是生死未卜。远有什么可怕，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远行的人生才能放大。我对种种不可预知的可怕一概听不进去，脑子里确实在异想天开。想着大漠戈壁、雪山草原、民族风情、守卫边疆、甚至流血牺牲的浪漫与英勇，急切地想远走高飞。说到底，是骨子里的基因在起作用。我孤身一人就来到了传说中的新疆。

几十年过去，新疆给了我远行的收获，文学梦充实了我更多的生活内容。我学的会计专业，做了与文学无关的职业，却始终怀揣文学梦。一阵子痴迷，一阵子浅淡，似乎要断时，又会续上。刚来那些年，青春





的热血高速涌动，一边不记得失地工作，一边忘情于文学。日日写文，夜夜做诗。每天写上一篇一首，便过得踏实，否则寝食难安。每有“得意之作”，与朋友分享，搜遍腰包，沽酒作乐，顾不得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困窘。偶有发表，得十元稿酬，花三五十饮宴，乐得精神享受。柴米油盐，家长理短，金钱粪土，全不在眼里。娶妻生子后，工作生活，职责使然，与文学渐远，但从未割断。记账打算盘，写经济文章之余，偶尔发表一篇（首）散文诗歌，也是个念想。

新疆的博大神奇，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英雄情结。失去家乡亲人的监督，我的冒险不受约束，一点都没有随年龄增长而消减。有人说我不成熟，不着边际的瞎浪漫。确实是，每有新的想法，只盘算成功的可能性，基本不考虑失败的风险。甚至有意留着悬念去挑战。来新疆的第一年，刚刚熟悉周围的环境，就在一个周末，独自一人，背了几个馕，一壶水，去爬看似很近的博格达峰，差点儿迷路丢命。第二年夏天，与同事到天山深处考察岩画。第三年，独自去了巴里坤草原，爬到东天山的雪线之上……

我天生亲水，很小就在家门口的水潭里学会狗刨。随着长大，远行，游过能见到的所有的水。先是家乡的小河，再是小川河的每一个水潭，抗旱的水井，陌生的水库，直到挑战极限，畅游大湖大海，黄河长江。为避开人们的劝阻，常常独自（或者说偷偷）去游大的江河湖海。水是冒险的乐园，一次次涉险成功的快乐，给我一次次生命与自然轮回的思考。我觉得水能给人灵性，是最有文学情愫的物质。

夏天里，我到处找水，游遍乌鲁木齐周边所有能游的地方，最衷情的是红雁池水库。我的游泳水平一直是个“野路子”，正规游泳是2000年参加冬泳之后。工作十几年，在单位除了正常业务，不知不觉成了个能写材料的角色。领导讲话，工作总结，调研报告，堆山积海。下班还熬夜写自己的文字。周日得准休息时，以不正确的姿势躺在床上看书。超负荷运转加不良习惯，除原有的毛病，又增加了严重的颈椎病。四处



求医，一次次小针刀刮骨疹治，不能根治，坐一会儿就头晕，到了无法正常上班的程度。医生建议游泳，正对了我的爱好。由此与冬泳结缘，开始了一年四季日日不断的游泳。冬泳是一项极端的运动，每年长达半年的寒冷，让肉体 and 意志在极度疼痛中锤炼。冬季的每一天，面对零度的冰水，鼓起勇气跳下去。寒气倒逼呼吸，面门七窍像被冰冻的厚墙全部封死。咬紧意念，屏住呼吸。顶住打夯般压迫心肺的寒气，把一口气呼出来，把一口气纳进去。头盖骨在寒冷中变薄，冰冷像锥子直入脑髓。全身冻得麻木，每一个细胞像被针刺穿。从冰水中出来，披一身薄冰，走向更衣室。打开笼头，用凉水融化僵硬的身体，等待体温回升。一次从肉体到灵魂的炼狱，得到战胜自己的成就感，让我不停地思考活着的意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身体有了根本的改观。结实的外表与冲动的内心基本相符，不再是过去一副自不量力的样子。

2002 年是值得纪念的年份。那一年，新疆游泳界的一批精英，策划横渡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我这个“野路子”硬是往上凑。这是极限挑战，有着我“英雄”事业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一点点克服内心的怯懦，整个夏天，在红雁池水库苦练。把挑战距离化整为零。二十多公里，就是二十多个一公里，两百多个一百米，上一百级楼梯，也就是走一百次一个楼梯呗。简化困难方程式。别人能做的，我当然也能。每次训练，只比别人游得多，绝对不能少。技术水平差，硬在一个“苦”字上拼。肉体的极限，增加了生命的耐磨性。过程一波三折，深秋来临前，横渡成功。我经过 8 小时 25 分钟，到达终点，再次踏上坚实的大地，感觉自己到了灵魂的彼岸。

想象总是跑在行动的前方，每一次超越，定将助力它飞得更高。我从跟着别人，到自己寻找挑战目标。两年后，2004 年 7 月 26 日，经过大半年的苦练准备，挑战人类有记载以来，单人横渡中国十大淡水湖中纬度最高、温度最低、唯一与北冰洋相连的湖泊——乌伦古湖。个人英雄主义让我吃尽苦头。伤病，大风，技术不足。五级大风中下水，撞运





气式的蛮干，用时9小时53分，完成了又一次生死考验。

再一次生死飘摇，游过三十公里水面，匍匐于坚实的大地，我僵硬的身躯，感受到这片土地再生的温暖。我与新疆有了生死之交，它成了我的又一个故乡。我从此再不用有思乡之苦，而是拥有了两个家乡。

之后的这些年，我制定了游遍新疆的计划，游了新疆所有的河流湖泊，包括主要的水库。喀纳斯湖、塞里木湖、卡拉库里湖、克孜尔湖、沙漠深处幽深无底的鱼湖。塔里木河、孔雀河、额尔齐斯河、龟兹川、和田河。我一边游，一边想，紧迫地阅读各类相关的书籍，阅读新疆之水的神圣。它们发源于神奇的昆仑山、英雄的天山、金色的阿尔泰山。所有河流的理想，无不是归向大海。这里的水，除了额尔齐斯河，都放弃了大海故乡，养育了一片片绿洲，用尽自己的每一滴水。如同这里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把这里当作新的故乡。

苦与痛，思与悟，不是一时的刺激，而是生命的升华。新疆的山与水，人与物，历史与现实，在心智的慢步中渐渐升温，让我不得不拿起书写的笔。

粗略理一理过往的行迹，稍加总结便恍然大悟：此生与文学的缘分早已注定。所有的幻想、冲动、挑战，一切的一切，都在为加固这个缘分营造力量。到了人生后期，职业晚期，重新沉湎于文学，原来就是命运的回归。

文学给了我丰厚的回报，能陪我走到生命的终点。

2014年5月18日23:39时于哈密鸿德宾馆811房间

2014年5月21日改于巴里坤万和宾馆323房间





目 录

牵着心海的湖岸线	(1)
横渡十年	(8)
冬泳树	(12)
左手磨坊 右手巴扎	(19)
丝路上的阿恰	(42)
风中的托克逊	(45)
走进托特库勒村	(53)
寻找语言的入口	(57)
仰望博格达	(60)
天山深处	(69)
雪莲花开	(81)
乌拉台的千年相约	(90)
游遍新疆	(92)
从博斯腾湖出发	(95)
魂牵梦绕塔里木河	(109)
龟兹川水	(123)
遥望阿拉湖	(138)
乌伦古之梦	(155)



和田的河流	(168)
我的横渡	(194)
乌伦古湖：心在横渡	(210)





牵着心海的湖岸线

—

那一天，横渡博斯腾湖，从白鹭洲到金沙滩，几十千米之外，看不见的湖岸线，是我挑战极限的生命线。早晨，视线凌驾秋风，扫遍阻挡日出的阴霾。仰望博湖（博斯腾湖的简称，以下统称为博湖），心成大海，托举我微小的身躯飞入水中，开始漫长的游泳。自从离开母亲的身体，从无知到有知，心从简单地跳动到丈量未知和远方，积攒几十年行走的力量，再次回到水中呼吸。跟着一天的时光，去到自己的灵魂深处。

那一天，驾着波浪，手臂随意念生长，长到能够着遥远的彼岸。我想起传说里擒蛟伏龙的英雄，神话中渡海指路的神仙。还有长不大的哪吒，不惧龙王，嬉戏闹海。我跟在他们的身后，与博湖亲密拥抱；又变成湖里的一滴水，与每一滴水生死相依。极限疲劳，灵魂与肉体一会儿重合，一会儿又分离。把皮肤到经脉的疼痛，渗入骨髓的寒冷，当作一种修炼与享受。超越自己，飞在无边的波浪之上，与博湖轻轻对话。告

诉它，有了今天的横渡，便与你有了一生无尽的情爱。八小时二十五分，再次踏上坚实的大地，再生般钻出水面，站上了水陆交接的湖岸线。这条在夕阳里轻轻摇摆的水线，从此牵挂着我的心海，成为生命的一条标尺。由此出发，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横渡了与北冰洋水系相连的乌伦古湖，游过黄河、长江，东海、南海……游遍所有遇见的湖海河流。每遇一片新的水域，这条湖岸线便浮现心海，撑起我从容面对的胆气。

这条湖岸线，是博湖留驻我心的美丽曲线。每一次来看望，上升一寸，便欣喜几分；下降一寸，就心疼万分。

二

那天告别时与博湖约定，我要上溯天山雪峰，看清冷的冰川滴水成溪，汇溪成河，源源流成一个大湖；从源头追踪，看微小的水滴如何长大，成大海一样。下行塔里木深处，看它流出去的“水孩子”，是怎样的感恩与回报，流淌和生长。

第二年秋天，胡杨如金似火的时候，我如约来到博湖扬水站，看湖水如何流出，成为一条大河。无论人间还是自然界，这都是一件大事情，就算在新疆这样的大地方，也是一个大场面。何况我与它们有着特殊的亲情。

湛蓝的湖水烟波浩渺，呈现出秋天特有的透彻。层层微波起于天际，如天上之水，垂幕般向脚下涌来。湖水从一个山包分流，左右两边各是一条喇叭形的水道。茂密的芦苇和红柳，簇拥在两岸，为将要成为河流的湖水夹道欢送。这些水克制着将要奔腾的激情，带着滋养万千生命的担当，平静地流向两座先后建成的水闸。闸口是两个巨大的漏斗，不停把湖水打成漩涡，吸入，又送出。我在轰鸣的水声里，听到博湖分娩的自豪与疼痛。心中为它欢呼，又暗暗祈祷：那曼妙的湖岸线，千万别被吸出缺损。





孔雀河诞生了。两条人工河道盛满湖水，并行而去。

我固执地寻找湖水的自然出口。跑到阿洪口，看青青蒹葭，掩映着幽深明亮的水面。博湖原来从这里溢出，形成许多连在一起的苇湖，乌图诺尔、海尔诺尔、古尔温郭勒、查尕拉克其诺尔……直到荷叶田田的莲花湖。这些大大小小的有着好听名字的小湖，汇成一片很大的湿地。鱼游兽走，鸟语欢歌，诗意地赞颂，缓慢地涌动……这才是一条大河源头应有的铺排啊！

现在的孔雀河，改由两个巨大的闸口，免除孕育的烦琐直接生成。听从人的安排，增加或减少流量。它不再是一条自由流淌的散漫河流，以水的柔软和强大，成为满足人意愿的“如意河”。丝绸之路通往南疆的咽喉要道“铁门关”，钢铁般牢固的“天下最后一关”，建成新疆最早的干流水库，最大的水电站，为五县一市的人们输送光明与动能。完成重大使命的孔雀河，顺便滋养出阳光与水滴重合的绝世香梨，让库尔勒享有了“梨城”的美誉。还在这座城市反复回旋，留下闪闪灵动的环城水系，让这座沙漠边缘的城市充满水色葱茏的诗意。然后再去与塔里木河相会，一路浇灌无尽的生长。

三

塔里木河是大海嫁得最远的女儿，把它嫁到塔里木这个瀚海茫茫的家。孔雀河被列为塔里木河向心水系的一支，真正的身份是塔里木河下游相互依偎的姊妹河。它们有各自独立的河道，在亿万年漫长的岁月里，几经合分，共同养育着这里的生灵。

魏晋前，塔里木河由普惠流入孔雀河道，两河合流从北注入罗布泊。那时人们耕种了不多的田地，罗布泊“广袤三百里，冬夏不增减”。魏晋之后，楼兰国衰亡。塔里木河重回故道，孔雀河也从尉犁下面的铁门堡，经依列克河流入塔里木河道，向南流经台特马湖、阿不旦、喀拉库顺湖，最后注入罗布泊。20世纪初期，塔河在英买里冲宽

